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七)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七)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三十一

僖九年盡

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

詔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

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天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

齊也桓公死暨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

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

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榿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酈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勳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鄆者近是鄆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

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

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

漢書程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即據此。爲既葬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義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

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麻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

据杞叔姬不卒〔疏〕注据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洸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

曰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疏〕

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紵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賁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纒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屬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櫛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篋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

祖宴羣臣于華林齋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齋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鬢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事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鬢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鬢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繼笄總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性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事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矜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禮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體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體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體禮之未許嫁者常用酒醢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鬢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

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

諸侯夫人例〔疏〕

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

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

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

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何

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

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

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

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

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皆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管仲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逢蘖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冲慎，令終之道，所以深

憺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

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

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

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卽震義也。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卽矜字。淮南

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

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

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闕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弒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惑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僞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僞辭。洪云：碑以僞爲詭。是詭僞通也。○注不書至于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弒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疏〕

左氏穀梁弒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弒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弒。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

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弒，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弒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弒，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

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弒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弒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櫛括聖經以一弒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弒。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弒。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弒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

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疏〕

注據弒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弒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

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是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弒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

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弒名可知也。弒未踰年

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弒。按釋文。則此經弒多作殺。或讀爲弒。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

作弒。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弒。弒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弒其

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子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弑其君卓子。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皆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獯。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弑天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書弑。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弑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

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躐括之辭以一弒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弒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驪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弒未踰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言弒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弒則書奚齊之名由弒之故明是以不復荅之矣十行本知誤加○注弒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是弒成君例日故未踰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弒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所聞詩無遠詁易無遠占春秋無遠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者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

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

注故如至榮之○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即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漢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知已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知已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為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

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婦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

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為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為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半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

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弑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躡括二事領以弑字非必舊史卽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

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据與孔父同〔疏〕注据與孔父同

○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据與孔父同亦据叔仲惠伯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

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晉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

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瀆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晉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

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章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

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

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

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

〔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

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疏〕

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欲立其子〔疏〕

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

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奮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注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申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

於是殺世子申生

〔疏〕見上申生者里克傅之〔疏〕

穀梁傳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傅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

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

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

之云爾〔疏〕

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闕監、毛本、荅作荅，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

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即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臣對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

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和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

云杜云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母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丘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爲褒辭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

〔疏〕

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

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

時莫不肯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

始惡明故略之〔疏〕

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

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襄荀息又以厲時之背死鄉生敗去

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為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繁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車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疏〕注据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

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注：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已為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

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為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疏〕注：欲難殺

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賊義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

〔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

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事也。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一孺子矣。」

〔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

小之稱，說文：「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尙小也。文選：「幽通賦：『嬌與姜於孺篋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滕：『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穉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茶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驪曰：「孺子善哉。」皆世鄉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為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為孺子耳，必不以為後之稱稱之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一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

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疏〕

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疏〕

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然則曷

為不言惠公之入。〔注〕据齊小白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

為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

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

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

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

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矣。

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為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尙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子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子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子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

齊小白

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爲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

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

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雖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

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滿溢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

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

故為之諱本惡也〔注〕

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

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

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

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

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為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

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雨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

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

法夫人至生也。○舊疏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霍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

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霍，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霍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霍，霍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衽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為霍。宋均注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為妻，尊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傳

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平公羊作祁，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平，丕本字，平隸之變。漢石經尚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作羣，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

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而不害物

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巖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

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麻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三

月齊
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

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按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假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

公卒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公羊義疏三十二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

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釋者

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衛？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

注由陽至之應〇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

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

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瀆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瀆于蓋城杞卽城瀆于是杞復遷瀆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尙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卽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

通義云板本孰城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彼恆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

下蒼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〇注諸侯至誰城〇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孰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蒼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
城杞也曷爲城杞〔疏〕
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

問事緣然皆得起滅
意故互相備是也。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

微。是見恐曷而亡〔疏〕

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闕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知徐之負強僭號既久。莒亦卽於夷。則此之徐莒卽左氏之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卽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賂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兔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賊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按今律有恐嚇取財卽恐曷也。戰國策云恟疑虛憊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愾正字曷假借也。僉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撝幹而殺之之撝字亦作撝廣雅釋詁撝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擗之者謂徐莒擗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擗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擗又以擗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

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

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

注輒

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鹹之諸侯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

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疏〕

穀梁傳鄆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

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鄆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邪郡。續漢郡國志。琅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繒縣。故杜云。鄆國今琅邪鄆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邪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姁。又云。杞鄆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闕晉。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注。繒與鄆同。蓋鄆繒通也。說文邑部。鄆。媯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

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据使至文也。○禮

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

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

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

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己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是

也。白虎通嫁娶篇。聘婦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洗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卽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卽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洗。使鄆子請已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鄆子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媵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是也。鄆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汗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摺。擢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鄆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汭曰。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洗。致邾婁與鄆仇。深衅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

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運元氏縣故城西北

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姬屈此思哭是曰女媧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媧丘周穆王女叔姬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

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据梁山言崩〔疏〕注据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

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

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墮下入也襲於說文爲左衽袍襲纛同部疑墮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墮下也河岸崩決邑下入于水文曰墮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遊亂率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棊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忤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汭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懋公羊平議云嘿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

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鬪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鬪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鬪邑為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為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鬪蓋熾之借。故有隳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
 河岸閭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注〕据長狄之齊晉不書〔疏〕

注据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

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据問之。

為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

者陰之精。為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為楚所敗之應。而不

繫國者起天下異〔疏〕

通義云。地以厚載為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為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

云。晉史卜之。其辭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為災。石鷄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彙倫一戰。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城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為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為天下

詭異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舊疏云卽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旣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速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盼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盼立不書者

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盼以次立非篡也〔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勝作盼閩監毛本作盼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

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衆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坐絕也蔡勝不能撫有其衆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郢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即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欒信云蔡侯勝父哀侯爲楚所執盼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盼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盼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

錄之〔疏〕

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

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

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

蓋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

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齊桓公築牡丘卽此

遂

次于匡〔疏〕

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

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

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

尊卑也〔疏〕

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國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

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為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為救徐。盟。杜。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

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

通義云。晦

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

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疏〕

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為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滲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

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證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傳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惰也。○校勘記云。解惰云。宋本。閩本。同。監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惰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螻〔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

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螻。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
〇見莊十三年

久也〔注〕久暴師

衆過三時〔疏〕

注久暴至三時〇公以三月盟牲至九月始反國歷春夏秋三時故書至危
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鄆〔疏〕

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鄆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文同例
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

注晝日而冥〇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詩鄭風風
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暝也昭元年
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暝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
晦甚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
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義二
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但
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
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
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

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震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

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

說文兩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

暴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歷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彖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

夷伯

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

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

之。孚。箋。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櫛。公。羊。平。議。云。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孚。古。文。作。采。从。爪。从。采。即。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其。字。轉。屢。相。從。故。擊。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擲。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段。孚。爲。之。而。說。者。望。文。生。義。失。其。解。矣。

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

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

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

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疏〕

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重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

於大夫矣。所以明為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速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

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

注此象至去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曆推之，己卯晦

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譏世大夫，則本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疆楚以邪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

也。〔疏〕

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

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

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

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

注据泓至敗績〇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

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

注舉君獲爲重〇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夫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

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

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信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亡。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侯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書至人例也。○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

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箸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實戊申朔。賈石穀梁作隕。隕賈字。通說文引作碩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疏〕校勘

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弨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鷁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卽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巽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鷁。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鷁。左氏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鷁。音同。說文引傳文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鷁。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鷁。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本文皆作鷁字矣。尙書大傳云。鷁者陽禽。注鷁本或作鷁。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鷁。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觀

退飛。鷓鴣或從鷓鴣。司馬相如說。駭於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鷓退飛。正義曰。鷓字或作鷓。釋文。六鷓。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鷓。五歷反。可證。三傳皆作鷓。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鷓。惟何注。六鷓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鷓。惟經文。六鷓退飛。此一字從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鷓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遠云。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闕解鷓。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鷓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鷓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鷓。引公羊作鷓。索隱引左傳。六鷓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鷓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切。鷓鷓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以鷓為正義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注〕

〔疏〕據星實後言實〔疏〕注據星至言實。○卽莊七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聞聞

其碩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碩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碎。八耕反。注疏本。碎誤碑。穀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碎。據公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

擊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碩。柱下石。碩。之仁切。碩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碎。披萌切。大聲。併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碩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碎。普耕反。聲也。而無碩字。楊云。張揖讀為碩。是古本廣雅有碩矣。五經文字。碩。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碩。柱下石也。一先。碩。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碎。碎。確如雷之聲。則作碎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碎。聲也。是亦讀為碎也。廣雅釋宮。碩。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碩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云。靈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碩然。卽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鵠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鵠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辦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鵠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是月者何。

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

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

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之欲盡也。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鷓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隕。隕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鷓冠子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纒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纒。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部。重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歛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勵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勵卽僅字。廣部。廡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爲但。

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

〔疏〕注據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災異何故
五石書戊申朔而六鷓不書日故難之
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

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鷓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
注凡災至是也○舊疏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
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

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
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已日有食之是也傳
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鷓至晦
也○校勘記出六鷓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鷓作鷓爲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鷓也
晦則何以不言

晦〔注〕據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儷無所求取言晦朔

也越盟奚戰是也〔疏〕
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弑例日
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

平居至倬儷○校勘記云釋文卓儷九委反惠棟云卓儷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儷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
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
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
若卓儷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

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
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儷是也此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

終爲夷夏起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

○注重始至錄事

也春秋重始故也。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鷓〔注〕据賈石後言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

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

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

注鷓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鷓後退飛也鷓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見故用視鷓則需察

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注云六鷓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鷓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鷓按即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鷓退盡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

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

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

尊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

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

通義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

云：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蝨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顧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氏不解公羊錄宋略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楷傳：夫石者安類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考異：郵云：鷓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

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鷓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旆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鄆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壘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壘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鷓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鷓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鷓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畫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畫。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露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尤。而五石隕。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鷓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

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距諫自彊。茲謂卻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鷦鷯中退。舉事不進。衆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鷦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鷦鷯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鷦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鷦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鷦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鷦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鷦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鷦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卽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鷦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示襄公將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鷦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鷦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

〔疏〕 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 注据犂至稱友。○卽傳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

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僖。子孫以叔爲氏也。賢也。〔注〕 閔公不

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

事言子〔疏〕

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喪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

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即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為決閔元年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與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

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

故日痛之〔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出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慈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

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類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

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

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衅已兆勳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公羊義疏三十三

僖十七年

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

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

杜云英氏楚與國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為黜稱矣惟成王

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為伐之或復為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示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

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

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

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

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

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爾。按此亦繼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爲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接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曷爲不言齊滅之。〔注〕据齊師滅譚。〔疏〕

注据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途並書也。

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

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應有此惡。爲善不終。聖人隱而爲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

其惡。〔疏〕

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謂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爲惡。不終

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常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

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

〔疏〕

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爲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

桓公

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存亡之功〔注〕

存邢衛杞〔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為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

為桓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

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

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

〔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會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為之諱也

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閔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為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為其有尊周室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徵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為辭也○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

篡而罪之。按坐滅卽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諛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諛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兩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發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

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遼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竟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

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臨年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

按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

義兵〔疏〕

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無說公羊此經會字衍文通義云曹伯上舊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侵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

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

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疏〕

包氏懷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誓戰于五月摺傳云齊桓公死

暨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為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麻戊寅為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鹹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

舊疏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

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

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石經原刻誤。

曷爲不使齊主之〔注〕据甲

寅衛人及齊人戰〔疏〕

注据衛至人戰〇見莊二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疏〕

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

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郟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郟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善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責。故爲與辭。

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注〕据齊桓公霸者猶

不與征衛〔疏〕

注据齊至征衛〇卽莊二十八年。書衛人及齊人戰。以衛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伯業已興。再會于鄆。再會于幽。猶不與爲主。故据之。

桓公死。豎刀

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疏〕

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石經作豎刁。閩監。毛本同。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

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說。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說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說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說。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卽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六日。閏餘七月後已盈。然閏七月。則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

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留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爛。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

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綵練軍器。

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

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在二十五年。何為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畔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為宋敗。即與師救齊。尙有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辭。則與宋襄義刺謬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狄救

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誤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駭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

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

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疏〕

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滕蓋與厲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慙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申獻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覆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虜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在于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為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鄫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蒼兮蔚兮南山朝隣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鄫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在下即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疏〕

校勘記出鄫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按傳云其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據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

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間有二義一問鄫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上曹南之諸侯也

後會也〔注〕

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為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

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

義通

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鄆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鄆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非必爲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曰：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爲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鄆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爲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云：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洗，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卽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洗，使鄆子請己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姊，不欲爲姊於邾婁，而使鄆子請己爲適，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鄆，反爲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彊，邾婁必不敢擅用鄆子於會間，必邾婁以

屬東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爲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鄆本會誤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卽殺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盟爲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己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卽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

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

其女禍而自責之。〔疏〕

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塗

祭爲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譌。穀梁作聃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聃社也。日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

社音鈞。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紳。蓋兼取腓骨，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紳从申。說文刀部刂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刂珥，小子職作珥，祈肆師職作珥。按鄭讀珥皆爲餌。云作刂餌爲正字，刂餌者，覺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刂，羽者曰餌，小子餌於社稷，刂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雜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刂餌之事也。許云：刂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餌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珥，謂將刂割牲以饗，先據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珥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爲餌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紳社，亦讀如珥字，異義同紳。蓋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饗之饗，珥當爲珥，饗者，覺禮之事。據雜記說成廟饗之云：雍人舉羊，是則饗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始成時，宜與豐廟同。士師職云：凡刂珥，則奉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無珥，故士師注云：珥讀爲餌也。叩者，玉篇叩擊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睢之社，杜云：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爲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卽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蓋作俑於此矣。○注日者，至賁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節，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爲辭，爲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慄而爲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旣實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爲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變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

之會執宋公〔疏〕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

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卽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雖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

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滅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据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

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

讀上舉請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

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

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召南考證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

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云。肉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鳧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關不誤。穀梁傳曰。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善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諍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適也。明君無道得去之。

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衆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

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國人舉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

矣。亦曰雲門。史記孔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

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

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如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郟子來朝〔疏〕

差繆略云。郟。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郟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

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經。取郟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郟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郟於此乎。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自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前爲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郟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

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

何以不名〔注〕據鄧穀名〔疏〕

注據鄧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

名。此不名。

故問之。

兄弟辭也〔注〕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

見歸〔疏〕

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之辭也。○注郟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

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殺也。○舊疏云。卽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觀德云。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月之二十三日。襄九年宋火。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

書災者。彼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

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

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

居東宮。少在後。〔疏〕

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此爲說。穀梁以爲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

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婦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爲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常名東宮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薨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義云。謹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變貶。同乎詩。序四序。書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故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贈。以見喪制。

因公癩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枹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闕。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卽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有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釐立妾母之事。天卽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卽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

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怨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卽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證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屢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

開皇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漕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衆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鷓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尙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天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緱氏遼河南。非衛所及。攻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

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緱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卽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

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愛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

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叛楚故也〔疏〕

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

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爲犯中國諱〔疏〕

注貶狄至國諱○按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邢附而後得進明非憂中

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

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

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潁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

鹿不以爲
在乘氏也。

夏大旱〔疏〕

通義云。主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喜其有益也。則凡書旱皆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

也。夏時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

注新作至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諸侯從楚

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疆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與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

校勘記。霍。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讀與孟

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有孟亭。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

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

注以下獻捷貶。即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

曷爲

不言楚子執之。〔注〕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疏〕

注据溴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

下云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

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

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

變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違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劫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是守信見執。故不爲恥也。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疏〕

注据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下之詞。故知楚子。

貶。曷爲貶。

〔注〕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疏〕注据齊至不貶。○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稱爵也。其實彼書月即以刺齊桓威我。此第据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爲執宋公貶。

〔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曷爲爲執宋公貶。〔注〕据上已沒不與執

中國。〔疏〕注据上至中國。○謂上執宋公沒去楚子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上之盟。〔疏〕注

鹿上之盟。○謂上鹿上之盟約霍之會也。公子日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楚夷國也。疆而無

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

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諉劫

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疏〕通義云。墮。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注詐諉至故。貶。○釋文作誰諉。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

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追

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

得悼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悼。責以寶貨。悼軍中震恐。悼將韓浩。乃勒兵屯悼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悼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悼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悼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真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細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爲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卽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說。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

宋世家三十年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

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乎此誤倒。

公子目夷復曰。

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

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卽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

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

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

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獲惠

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

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

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是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

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

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疏〕

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鄭伯突

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惡。歸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文定元年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使若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尚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夔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爵書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 惡

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伐宋曷為不言捷乎宋〔注〕据戎捷也〔疏〕
注据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

侯來獻戎捷是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

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疏〕
穀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穀梁無善宋襄之意故

不以為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為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

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注〕据上言守國知圍也〔疏〕
通義云据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例圍不

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注据上至圍也○即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 為公子目夷諱也〔注〕

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為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

魯受惡人物也〔疏〕
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即上傳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即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為目夷諱春

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不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驪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驪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惻惻忱忱，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懷諫之懟，春秋緣驪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圍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

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薄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

故城在歸德府商巨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

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卽本之臣。賡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謚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汲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水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爲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臯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阨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涉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則此爲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涉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涉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涉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謚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也。安得有。三。按。薄與亳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注。○注言諸至侯也。○卽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蠶。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言諸侯。故得起其爲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卽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爲此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卽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蠶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蠶。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据執滕子不言釋。〔疏〕

注据執至言釋。〇見上十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

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

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

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

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為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為此公與議此也。〇注善僖至力也。〇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故並善之焉。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日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公羊義疏三十四

僖二十二年

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胸〔疏〕

校勘記云須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胸左氏作胸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胸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胸者省文漢書五行志

中之下取須胸與公羊同師古曰須胸邾邑胸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冤句師古曰句音劬薛宣傳爲冤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胸故城左穀作須胸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胸城西城臨濟水故須胸國風姓也杜預曰須胸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胸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榘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胸古國在須昌西北即須胸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玉篇邾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邾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

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僖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

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襄字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澗水支流也

宋師敗績〔疏〕

穀梁傳則衆敗而身傷焉彼注

引何君廢疾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

注据奚至言朔○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

也日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疏〕

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

救邢城衛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

期約也

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

畢濟而擊之〔注〕迨及〔疏〕

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穀梁傳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襲信云子

反當爲子夷，卽子魚也。○
注迨及○爾雅釋言文。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
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
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

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
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

喻編弱。〔疏〕
注我雖至編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
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寡人無寶。

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
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
先人華督何異。正以上年霍盟後爲楚所敗，君執國圖，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
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
子遺。
寡人不忍行也。〔疏〕
左傳公曰不可。
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

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疏〕
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亂於
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

成列。注列，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
已陳，然後

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

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痍例。斥宋公敗績者為襄公諱。

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

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醕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

繁露 俞序

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知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襄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為說。○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日事遇朔。朔曰。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卓儷。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為有此卓儷賢君。無賢臣為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嚮慕。則王者之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知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

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

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

也。文九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氏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抱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劉氏逢祿評之曰。讖違經義。安可從也。卽謂攷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正朔。改自文王。周之兵典。亦朔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朔。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

檀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為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行師也。則必為襄公之所為焉。爾楚鄆之戰。還師而佚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險阨既敗之寇。而襄公不以險阨途師之寇。其心尤為磊落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為舟師伐吳。始有水戰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

穀梁縉作閔。縉閔同音。假借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東縉。下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晏杜云。縉。宋邑。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東縉城。大事表云。古縉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為仍之會。有縉叛之。即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縉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縉縣。鄒衍曰。余登縉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縉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

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

不仁也。〔疏〕

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氏撻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

語子孳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世家作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

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

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疏〕

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鵲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爲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盟曹南，二十一年會靈

見執，楚獻捷，戰泓，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爲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實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

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與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尙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郵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爲美。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樊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白。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

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

從小國例也。〔疏〕

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執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以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

云。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卽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責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爲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爲新周。故曰。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爲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尙公也。罪惡足以絕。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

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故，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但誅責不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明至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所傳聞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也。彼疏引膏肓難之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故卽以小國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

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是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

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

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故

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也。

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

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

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爾。能與而古字通。豕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綏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子汜。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翟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嚴助傳。助上書稱。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孛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爲云。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鹽鐵論孝養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督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王不爲不尊上。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揭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

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動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卿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幾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注〕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

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疏〕

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卽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弟。卽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

以敵諸侯也。人君之貴。慰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以出。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疏〕

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國同。為莊六年已書入，故為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

篡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為義。薛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為後，致為晉文篡逐同。薛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丙午，月之二十二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

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据楚子滅蕭不名。〔疏〕

注据楚至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為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

屬，皆作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絕，曷為絕之。〔注〕据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

故名甚之也。日者，為魯憂內錄之。〔疏〕

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

魯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為說。○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為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為同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也。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隗為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為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

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

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孫以王父字為氏。則當字蕩也。

其言來逆婦何。〔注〕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為殺直來也。

〔疏〕

注据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弟子本意。授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為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

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

者無出道也〔疏〕

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公娶齊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下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詩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總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降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聞遠兄弟之喪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既夕禮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妻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懋云二十年郟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郟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蕩伯

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鄰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之：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卽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

宋三世無大夫，二世內娶也。

〔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

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

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邢子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多隱去卽位爲見讓莊去卽位爲繼統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注三世至曰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譬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治卻寃甯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比蔭葛藟猶能比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故於此正其本鄂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

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為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之潁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

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為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為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為陳事鄭君特欲為調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為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

注據楚至侵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

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

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

之遂也據左傳為令尹子玉是為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

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篡辭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衆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鞏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鞏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爵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鞏於楚人矣。鞏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鞏乎祭仲也。注鞏猶提鞏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鞏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鞏于臣。與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齧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劉曠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糾曠皆未得國。故不得書于齊子。衛捷齧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

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

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增之義也洮

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

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从土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爲外姻故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壻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遫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遫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遫盟于向〔疏〕

左氏穀梁遫作速按速遫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

石遯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遯說文彳部速疾也遯籀文从敕是遯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遯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麻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囂弗及〔疏〕

左氏作鄗公穀作囂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囂說文邑部鄗東海之邑从邑囂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鄗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鄗齊之附庸紀季

之邑隗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鄗入于齊注鄗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鄗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鄗則鄗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囂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囂公羊左氏或作鄗釋文囂戶圭反又似竟反盧氏文昭云本或作簡故有似竟一音

其言至囂弗及何〔注〕

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

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

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

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褻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

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

注修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修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修吳王之心注修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修袂注修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弗與不古

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逕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卽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𠄎夫𠄎字本卽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𠄎也不亦作𠄎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聞矣按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曰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常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鄴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櫛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進而不進皆爲重民

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

大戴禮保傅篇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

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為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謂行句也行句即求意故為卑辭公子遂左傳校勘記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注〕据春秋尊魯

〔疏〕

成十六年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晉侯使荀營來乞師此為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注据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之屬皆是

重師也〔注〕外內

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疏〕

注深為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責服人者也

曷為重師〔注〕据泓之

戰不重師〔疏〕

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二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

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

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

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疏〕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

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

左氏穀梁。魏作夔。夔。魏同部。段借字。亦作歸。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熊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傳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歸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攀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楚子玉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杜云。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熊攀之後。熊攀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尙書中候。伯禹饋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予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

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穀梁

縉作

閔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注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閔監毛本誤也鄂本聞作得當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

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為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注稱

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据伐邾婁取叢不致。〔疏〕

注据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

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据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

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

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据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据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

得乎取穀。〔注〕据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

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疏〕

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疆。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

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賈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勸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

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

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歷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

入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序諸侯之上。貶。〔疏〕

杜云。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既云。楚主

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

曷爲貶。〔注〕据圍鄭不貶。〔疏〕

注据圍鄭不貶。〇下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

爲執宋公貶。故終僖

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

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

注古者至故罪。〇惠氏士

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復相犯復故學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儀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離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〇注楚前至見義。〇卽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

是也。通義云：傳緣入文之篇，髡即見弑，故就經文以終傳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世貶耳。此與聿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聿有罪於隱，髡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傳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据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

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

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据楚至楚人〇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

兩之也是亦兩事也非兩之也〔疏〕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然

則何以不言遂〔注〕据侵蔡遂伐楚言遂〔疏〕注据侵至言遂〇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

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

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

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

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〇注曹有至塞也〇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

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据諸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

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言征者，上討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遽求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

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

通義云：畏。

晉故不可使往，說死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

〔注〕据言戍衛行文。〔疏〕

注据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

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

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

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

焉。○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尅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替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猶依違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垂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刺之者何？

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

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

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

說文刀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別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

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子高梁。又云。刺懷公子高梁也。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偃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卽此文是。無罪日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伐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倍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

穀梁傳云：畀，與也。杜云：畀，與也。襄二

年左傳：悉畀祖妣。注：畀，與也。爾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說文：丁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据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與使聽之也。〔注〕

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

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疏〕

注：時天至治之。○劉氏解詁箋云：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

以殷彘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

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

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

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

〔疏〕

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

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即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即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貴曹伯不死位也。○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

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為無義日。此為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為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

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為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注〕 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

霸。書屈完也。〔疏〕

注据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逢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

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為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

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醇霸業。今稱人似微者。故據以難。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

通義云子

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

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

注据屈至名氏。見上四年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曷爲貶〔注〕据邲之戰林父不

貶〔疏〕

注据邲至不貶。即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

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襄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

所遭遇異〔疏〕

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

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襄進之。如邲。婁子克瑱。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

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為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

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

注楚無至霸事。○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為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麇。此不書成得臣。為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陳。滅麇。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蔣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郵。其下卒不為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疏〕

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

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暉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暉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晉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耳。少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

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熒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熒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是衡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熒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

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爲本期而

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侯。○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譎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卽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卽位之心。故也。無卽位之心。卽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闕本誤。如在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闕宋役也。按陳自齊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

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子田云。獻于公所。凡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在所也。史紀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

氏奇齡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

〔注〕据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

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注〕

〔注〕据狩于河陽○卽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

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

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

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疏〕

〔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

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於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饜國饜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昔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

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擊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書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

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

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疏〕

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

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

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款

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

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今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讓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彊，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憂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益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襄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歧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韓去葬，篡尙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寇之殺，宣公爲之無

為責款以篡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

杜云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疏〕

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

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為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

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溫為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

同古書多
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据常事也。〔疏〕

注据常事也。○張氏尙緩左傳析諸云左氏公羊皆以狩爲時田而後儒多指爲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

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

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

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

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

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子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上此爲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子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章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尙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

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彼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

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

上說是〔疏〕

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為言狩。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為近杜。以為晉地。非。○注公以至說是。○舊

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据以言穀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

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据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

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疏〕

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為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

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為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据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之行事。為已僨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僨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為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

謂此公
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

以得為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

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

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管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為是。不得據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

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

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

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

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為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

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

注未得白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蓋必得

天子分別之。故罪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于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爲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衛

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据殺大夫書〔疏〕

注据殺大夫書。通義云。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爲叔武

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注〕据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

逐衛侯而立叔武〔疏〕

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

叔武辭立而

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疏〕

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

故於是已立〔注〕故

上稱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爲義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卽爲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卽殆爲不可也

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注〕

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

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

通義云時衛侯謀自

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卽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卽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訝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假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

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叔武又曰公子顓犬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在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

通義云雖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也○注此以至問之

○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為故問其稱人之義

貶曷

為貶〔注〕据他罪不見〔疏〕

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

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

注春秋至使子○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雖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疏〕

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環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

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

殊。○注主書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

是發問。〔疏〕

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注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注〕

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疏〕

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為衛力。按孔義未

明傳義當如何解。

為叔武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為叔武爭訴。以為忠於己而助之。雖然。臣

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

之。使若無罪。〔疏〕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為叔武爭文公助之之事也。○注臣無至人

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無罪。而

魯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暉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暉所以直武也若暉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諸侯遂圍許〔疏〕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

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

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假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

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云浦鐘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爲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爲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暉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爲注在圍許下與元暉無涉且中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

辭通王命是尙未復國卽隨從闔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闔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巳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